

21

青少年版
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资治通鉴

文白对照

故事精编

卷一百四十六至卷一百五十四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4.3

21



204923468

21

文白对照

资
治
通
鉴

故事精编

卷一百四十六——卷一百五十四


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492346

k2043
5-21

责任编辑:李 清
封面设计:赵冀江

文白对照《资治通鉴》故事精编(青少年版)
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出 版 行: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
开 本: 32
印 张: 140
字 数: 3365 千字
版 次: 199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6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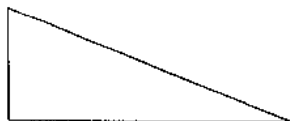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7-225-01472-2/Z · 80

定 价: 168.00 元(全 35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目 录

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六·梁纪二

- 高祖武皇帝二 (1)
梁武帝天监五年 ... (1) 梁武帝天监六年 (9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九·梁纪五

- 高祖武皇帝五 (14)
梁武帝天监十八年... (14) 梁武帝普通四年 (18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·梁纪六

- 高祖武皇帝六 (23)
梁武帝普通五年 ... (23) 梁武帝普通六年 (34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一·梁纪七

- 高祖武皇帝七 (47)
梁武帝普通七年 ... (47) 梁武帝大通元年 (53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二·梁纪八

- 高祖武皇帝八 (59)
梁武帝大通二年 ... (59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三·梁纪九

高祖武皇帝九 (82)

梁武帝中大通元年… (82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四·梁纪十

高祖武皇帝十 (95)

梁武帝中大通二年… (95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六·梁纪二

起旃蒙作噩，尽强圉大渊献，凡三年。

※ 高祖武皇帝二 ※



天监五年

临川王宏使记室吴兴丘迟为书遗陈伯之曰：“寻君去就之际，非有它故，直以不能内审诸己，外受流言，沈迷猖蹶，以至于此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，将军松柏不剪，亲戚安居，高台未倾，爱妾尚在。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飞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想早励良图，自求多福。”庚寅，伯之自寿阳梁城拥众八千来降，魏人杀其子虎牙。诏复以伯之为西豫州

梁武帝天监五年(丙戌，公元506年)

临川王萧宏让记室吴兴人丘迟写信给陈伯之，信中说道：“思量您投降北魏之时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内心不能自审，外受流言的影响，迷乱而猖狂，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。当今皇上不惜不按法律以申恩德，即使再大的罪过也能宽宥，所以将军您的祖坟没有被毁，松柏茂盛；您江南的亲戚都没有以叛党连坐，安居自若；您的宅第没有受损，池台如故；您的爱妾还守在家中，没有被官家收去或流落于其他人家。可是，将军您却如鱼游于沸鼎之中，如燕筑巢于飞动的幕布之上，至今身在敌营，这不是非常糊涂的事吗？希望您能早日替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，出便获得日后的幸福。”庚寅(二十五日)，陈伯之从寿阳梁城率领八千人马来投降梁朝，北魏人杀了他的儿子陈

刺史；未之任，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。久之，卒于家。

豫州刺史韦叡遣长史王超等攻小岷，未拔。叡行围栅，魏出数百人陈于门外，叡欲击之，诸将皆曰：“向者轻来，未有战备，徐还授甲，乃可进耳。”叡曰：“不然。魏城中二千余人，足以固守，今无故出人于外，必其骁勇者也，苟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”众犹迟疑，叡指其节曰：“朝廷授此，非以为饰，韦叡法不可犯也！”遂进击之，士皆殊死战，魏兵败走，因急攻之，中宿而拔，遂至合肥。

先是，右军司马胡[景]略等攻合肥，久未下，叡按山川，夜，帅众堰肥水，顷之，堰成水通，舟舰继至。魏筑东、西小城夹合肥，叡先攻二城，魏将杨灵胤帅众五万奄至。众惧不敌，请奏益兵，叡笑曰：“贼至城下，方求益兵，将何所及！且吾求益兵，彼亦益兵，兵费用奇，岂在众也！”

虎牙。武帝诏令仍以陈伯之为西豫州刺史，陈伯之还没有到任，又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后来，陈伯之在家中去世。

豫州刺史韦叡派遣长史王超等去攻打小岷，没有攻下来。韦叡将要围栅栏，北魏派出数百人排阵在城门外，韦叡想要攻击他们，诸位将领都说：“前次轻装而来，没有很好地备战，应该慢慢回去给士兵发授甲衣，方才可以进击。”韦叡回答：“不对。北魏城中有两千多人，足以固守，现在无缘无故而把人马安排在外面，这些人一定是特别骁勇善战者，如果能击败他们，这座城就自然能攻下来。”众人还迟疑不定，韦叡指着旄节说：“朝廷给了我这东西，不是用来做装饰的，我韦叡的军法是不容违反的。”遂开始向北魏的军队发起攻击，兵士们都殊死作战，北魏的兵士败逃，因此便对小岷发起了猛烈攻击，次日夜间便攻下了小岷，到达了合肥。

在此之前，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打合肥，久攻不下。韦叡巡视了山川地理形势，夜间率领众人修堰阻拦肥水。很快，堰坝筑成，水路连通，舟船相继而至。北魏修筑了东、西小城以便夹护合肥。韦叡先攻打下这两座小城。北魏将领杨灵胤率领五万军队忽然到达，众人害怕不能抵挡得住，请求上奏朝廷派兵增援，韦叡笑着说：“贼寇已来到了城下，才请求增兵，哪里还能来得及呢？况且我请求增兵，对方也会增

遂击灵胤，破之。骛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以守堰，魏攻拔之，城中千余人皆没。魏人乘胜至堤下，兵势甚盛，诸将欲退还巢湖，或欲保三义，骛怒曰：“宁有此邪！”命取伞扇麾幢，树之堤下，示无动志。魏人来凿堤，骛亲与之争，魏兵却，因筑垒于堤以自固。骛起斗舰，高与合肥城等，四面临之，城中人皆哭，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，中弩死。辛巳，城溃，俘斩万余级，获牛马以万数。

骛体素羸，未尝跨马，每战，常乘板舆督厉将士，勇气无敌，昼接宾旅，夜半起，算军书，张灯达曙。抚扞其众，常如不及，故投募之士争归之。所至顿舍，馆宇藩墙，皆应准绳。

诸军进至东陵，有诏班师。去魏城既近，诸将恐其追蹙，骛悉遣辎重居前，身乘小舆殿后，魏人服骛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军面还。于是迁豫州治合肥。

兵。用兵之法贵在出奇制胜，岂在人数众多呢？”送出击杨灵胤，打败了他。韦睿派军主王怀静在岸边修筑城堡来守护堰坝，北魏攻占了城堡，城中一千多人全部淹死。北魏军队乘胜来到堤下，攻势特别凶猛。韦睿手下的诸位将领想要退回到巢湖去，有人提出想回保三义，韦睿怒不可遏，说：“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！”他令人取来自己的伞扇麾幢，树立在堤下，以表示毫无撤退之意。北魏人来凿堤，韦睿亲自与其搏斗，北魏兵撤退了，韦睿又在堤上修筑了城垒，以便固守。韦睿起造战舰，其高低与合肥城相等，从四面逼近合肥城，城里的人都怕得哭了，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，被弩机射中而身亡。辛巳（十二月），合肥城溃破，俘虏和斩杀了一万多人，抓获的牛羊以万计数。

韦睿的体质向来羸弱，从来没有骑过马，每次战斗，都乘坐在板舆上监督激励将士们，勇气十足，所向无敌；他白天接待宾客来访者，夜半起来谋算军书，直到清晨都没有倦意。他对部下爱护备至，常恐不及，所以投奔他的人士争相前来。他所到达之处住的地方，房屋围墙，都合乎规定。

各路军马抵达东陵，有诏令传来让梁军班师而返，众将领们担心北魏军队随后追击，韦睿安排全部辎重在前而行，自己乘坐小车殿后，北魏军队慑服于韦睿的威名，眼望着却不敢通

六月，己丑，魏发定、冀、瀛、相、并、肆六州十万人以益南行之兵。上遣将军角念将兵一万屯蒙山，招纳兖州之民，降者甚众。是时，将军萧及屯固城，桓和屯孤山。魏邢峦遣统军樊鲁攻和，别将元恒攻及，统军毕祖朽攻念。壬寅，鲁大破和于孤山，恒拔固城，祖配击念，走之。

临川王宏以帝弟将兵，器械精新，军容甚盛，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。军次洛口，前军克梁城，诸将欲乘胜深入，宏性懦怯，部分乖方。魏诏邢峦引兵渡淮，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。宏闻之，惧，召诸将议旋师。吕僧珍曰：“知难而退，不亦善乎！”宏曰：“我亦以为然。”柳悛曰：“自我大众所临，何城不服，何谓难乎？”裴邃曰：“是行也，固敌是求，何难之避！”马仙琕曰：“王安得亡国之言！天子扫境内以属王，有前死一尺，无却生

近，梁朝军队全部安然而返。于是，梁朝把豫州治所迁到合肥。

六月己丑(二十六日)，北魏征发定、冀、瀛、相、并、肆六州十万人以增加南进之兵。梁武帝派将军角念率兵一万驻扎蒙山，招纳兖州的百姓，前来投降的人很多。这时，将军萧及驻守在固城，桓和驻守在孤山。北魏邢峦派遣统军樊鲁攻打桓和，别将元恒攻打萧及，统军毕祖朽攻打角念。壬寅，樊鲁大败桓和于孤山，元恒攻下了固城，毕祖朽进攻角念，赶跑了他。

临川王萧宏以皇上弟弟的身份率兵出发，武器装备精良崭新，军容甚壮，北方人认为百十来年从没有见过。军队到达洛口，前军攻克了梁城。诸位将领想乘胜而深入，但是萧宏生性懦弱，安排部署失当。北魏诏令邢峦领兵渡过淮河，同中山王元英合兵攻打梁城，萧宏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大为惊恐，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撤兵，吕僧珍说：“知难而退，不是非常对吗？”萧宏说：“我也认为应该这样。”柳悛却说：“自从我大军出征以来，所到之处，哪座城池不被征服，怎么能说难呢？”裴邃也说道：“这次出征，就是找敌人来打，有什么难可避呢？”马仙琕更说道：“大王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亡国之言呢？天子把扫平境内的重任付给大王您，应该向前一尺死，而不可退后一寸生！”昌义之怒不可遏，气得头发和胡须都

一寸!”昌义之怒，须发尽磔，曰：“吕僧珍可斩也!岂有百万之师出未逢敌，望风遽退!何而目得见圣主乎!”朱僧勇、胡辛生拔剑而退，曰：“欲退自退，下官当前向取死。”议者罢出，僧珍谢诸将曰：“殿下昨来风动，意不在军，深恐大致沮丧，故欲全师而返耳。”宏不敢遽违群议，停军不前。魏人知其不武，遗以巾帽，且歌之曰：“不畏萧娘与吕姥，但畏合肥有韦虎。”虎，谓韦叡也。僧珍叹曰：“使始兴、吴平为帅而佐之，岂有为敌人所侮如是乎!”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，大众停洛口，宏固执不听，令军中曰：“人马有前行者斩!”于是将士人怀愤怒。魏奚康生驰遣杨大眼谓中山王英曰：“梁人自克梁城已后，久不进军，其势可见，必畏我也。王若进据洛水，彼自奔败。”英曰：“萧临川虽驢，其下有良将韦、裴之属，未可轻也。宜

竖起天了，叫道：“吕僧珍应当斩首!那里有百万之师出来还没有遇上敌人，就望风而匆匆撤退，有什么脸面去见圣上呢?”朱僧勇、胡辛生两人拔剑而起，说道：“谁要想撤退，自己撤退好了，下官我当前进决一死战。”参加议论的将领会后退出来，吕僧珍向诸将谢罪说：“殿下从昨天开始心神不定，无意于战，深深担心战事失利，所以想让军队无损而返。”萧宏不敢立即违背众人的建议，只好按兵不动。北魏人知道萧宏缺乏英武之气，就给他送来了妇女用的头巾和发饰，并且编了一首歌，唱道：“不怕萧娘与吕姥，只怕合肥有韦虎。”歌中之“虎”指韦叡。吕僧珍叹息着说：“这次行动，如果让始兴王和吴平侯为统帅，由我辅佐他们，哪里会让敌人这样地侮辱呢?”吕僧珍想要派遣裴邃带领一部分兵力攻取寿阳，而让大部队停在洛口。但是萧宏固执不听，对军中下命令：“凡是人马有前行者，一律斩首!”于是，将士们人人满腔愤怒。北魏奚康生派杨大眼火速赶去对中山王元英说：“梁朝人自从攻克梁城以后，久久不再进军，其情形可以看得清楚，必定是害怕我们。大王若是进而占据洛水，他们一定会逃跑的。”元英说：“萧临川虽然愚笨，但他手下却有良将韦叡、裴邃等人，不可以轻敌。应该先观察一下形势，不要与他们

且观形势，勿与交锋。

张惠绍号令严明，所至独克，军于下邳，下邳人多欲降者，惠绍谕之曰：“我若得城，诸卿皆是国人，若不能克，徒使诸卿失乡里，非朝廷吊民之意也。今且安堵复业，勿妄自辛苦。”降人咸悦。

己丑，夜，洛口暴风雨，军中惊，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。将士求宏不得，皆散归，弃甲投戈，填满水陆，捐弃病者及羸老，死者近五万人。宏乘小船济江，夜至白石垒，叩城门求人。临汝侯渊猷登城谓曰：“百万之师，一朝鸟散，国之存亡，未可知也。恐奸人乘间为变，城不可夜开。”宏无以对，乃缒食馈之。渊猷，渊藻之弟。时昌义之军梁城，闻洛口败，与张惠绍皆引兵退。

魏主诏中山王英乘胜平荡东南，遂北至马头，攻拔之，城中粮储，魏悉迁之归北。议者咸曰：“魏运米

交战。”

张惠绍号令严明，所到之处无不取胜。驻军于下邳，下邳很多人都想投降他，张惠绍劝谕这些人说：“我如果攻下了这座城，你们就自然都成了圣上治下的臣民了。如果不能攻克，白白地使各位丧失家园，这不是朝廷怜悯百姓的本意。现在你们且安居乐业，不要妄自辛苦。”想要投降的人都心悦诚服。

己丑（二十七日），夜间，洛口有暴风雨，军中一片惊慌，临川王萧宏带着几个人骑马逃跑了，将士们四处找不着他，就都四散而归，丢弃的盔甲兵器，水中和地上到处都是，有病和年老体弱者都被扔下不顾，死亡者近五万人。萧宏乘坐小船渡过长江，在夜间到了白石垒，叩打城门请求入内。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楼对萧宏说：“你统领百万之师，一朝作鸟兽散，国家的生死存亡，还未可预料。我担心奸人乘机生变，所以不能在夜间打开城门。”萧宏听了无言以对，于是萧渊猷就用绳子把食物从城上吊下去让萧宏吃了。萧渊猷是萧渊藻的弟弟。当时，昌义之驻军梁城，听说洛口方面失败，就与张惠绍领兵撤退了。

北魏宣武帝诏令中山王元英乘胜荡平东南，元英一直追逐至马头，攻下了马头城，城中的粮食储备全部被北魏人运到北方。人们都议论说：“北魏人运米北归，一定不再南下了。”梁武

北归,当不复南向。”上曰:“不然,此必欲进兵,为诈计耳。”乃命修钟离城,敕昌义之为战守之备。

冬,十月,英进围钟离,魏主诏邢峦引兵会之。峦上表,以为:“南军虽野战非敌,而城守有馀,今尽锐攻钟离,得之则所利无几,不得则亏损甚大。且介在淮外,借使束手归顺,犹恐无粮难守,况杀士卒以攻之乎!又,征南士卒从戎二时,疲弊死伤,不问可知。虽有乘胜之资,惧无可用力。若臣愚见,谓宜修复旧戍,抚循诸州,以俟后举,江东之衅,不患其无。”诏曰:“济淮犄角,事如前敕,何容犹尔盘桓,方有此请!可速进军!”峦又表,以为:“今中山进军钟离,实所未解。若为得失之计,不顾万全,地袭广陵,出其不备,或未可知。若正欲以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,臣未之前闻也。彼坚城自守。不与人战,城塹水深,非可填

帝说:“不对,这一定是他们还想进兵,而特意作此伪诈之计。”于是命令修筑钟离城,并命令昌义之作好守卫钟离城的准备。

冬季,十月,元英进而围攻钟离,北魏宣武帝诏令邢峦带领部队与元英会合,邢峦上表,认为:“梁朝军队虽然在野战方面不是我们的敌手,但是在守城方面却绰绰有馀,如今我们使出全部力量攻打钟离,攻下来了所得到的好处没有多少,万一攻不下来则所受的损失巨大。而且钟离在淮南,假如该城束手归顺我们,尚且担心没有粮食难以驻守,更何况用众多士卒的生命来攻取呢!还有,南征的士卒从夏到秋连续两个季度作战,疲惫伤亡的情况不问自知。所以,虽有乘胜之勇,恐怕却无可用力。如果依臣的愚见,应该修复旧的寨堡,安抚各州,以便等待下一步行动,江东的空子,不愁找不到。”宣武帝诏令:“你渡过淮河,与元英形成夹攻之势,事情已如前次的命令所说,哪里能再让你犹豫徘徊,再作请求!应迅速进军!”邢峦又上表指出:“现在中山王进军钟离,实在是不知其所以然。如果不从得失方面来考虑,不顾一切,直接去奔袭广陵,出其不备,或许说不定还可以攻得下来。如果想以八十天为期攻取钟离城,臣是闻所未闻。他们坚城自守,不与我们交战,城壕里水很深,无法填塞,而我们空坐

塞，空坐至春，士卒自弊。若遣臣赴彼，从何致粮！夏来之兵，不赍冬服，脱遇冰雪，何方取济！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，不受败损空行之罪。钟离天险，朝贵所具，若有内应，则所不知；如其无也，必无克状。若信臣言，愿赐臣停，若谓臣惮行求还，臣所领兵尽付中山，任其处分，臣止以单骑随之东西。臣屡更为将，颇知可否，臣既谓难，何容强遣！”乃召峦还，更命镇东将军萧宝寅与英同围钟离。

十一月，乙丑，大赦。诏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二十万救钟离。上敕景宗顿道人洲，俟众军齐集俱进。景宗固启求先据邵阳洲尾，上不许。景宗欲专其功，违诏而进。值暴风猝起，颇有溺者，复还守先顿。上闻之，曰：“景宗不进，盖天意也。若孤军独往，城不时立，必致狼狽。今破贼必矣。”

到春天，士卒们将不战而自己败溃。如果派遣臣前去那里，从何处获得粮食呢？我们的军队是从夏天出发的，没有准备冬装，如果遇上冰雪，从什么地方得到救济呢？臣宁可承担怯懦而不敢前进的责任，也不愿意领受失败损伤、白白行动一场的罪名。钟离地处天险，这一点朝中的大臣们都知道，如果有内应，说不定或许还可以得手；如果没有内应，则一定无法攻克。如果陛下相信我的话，那么希望思准我停止前进；如果认为我害怕此行而要求返回，那么乞求把臣所领的军队全部交付给中山王，听任他指挥部署，而我只以单骑随他东西奔走。臣多次率兵出征，颇知事情之是否可行。臣既然认为此行难成，何必还要强迫遣派呢？”于是，诏令邢峦返回，另命令镇东将军萧宝寅与元英一同围攻钟离。

十一月乙丑（初四），梁朝大赦天下。武帝诏令右卫将军曹景宗督率各路军队二十万援救钟离。武帝命令曹景宗停在道人洲，等待各路军马汇集后一齐进发。曹景宗坚决启奏请求先据邵阳洲尾，但是武帝不准许。曹景宗想独得其功，就违反诏令而进军。恰遇暴风骤起，许多人被刮到水中淹死，遂返回道人洲先驻扎下来。武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，说：“曹景宗没有前进，这是天意呀。如果他孤军独往，城堡不能及时修筑起来，必定会一败涂地。天意如此，现在击败敌人是一定的了。”

六年

魏中山王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。钟离城北阻淮水，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，树栅数百步，跨淮通道。英据南岸攻城，大眼据北岸立城，以通粮运。城中众才三千人，昌义之督帅将士，随方抗御。魏人以车载土填堑，使其众负土随之，严骑蹙其后，人有未及回者，因以土连之。俄而堑满，冲车所撞，城土辄颓，义之用泥补之，冲车虽入而不能坏。魏人昼夜苦攻，分番相代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。一日战数十合，前后杀伤万计，魏人死者与城平。

二月，魏主召英使还，英表称：“臣志殄逋寇，而月初已来，霖雨不止，若三月晴霁，城必可克，愿少赐宽假！”魏主复赐诏曰：“彼土蒸湿，无宜久淹。势虽必

梁武帝天监六年(丁亥，公元507年)

北魏中山王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数十万人马攻打钟离。钟离城北边有淮水为阻，北魏人在邵阳洲两岸架桥，树立栅栏数百步长，跨过淮水连通了南北道路。元英占据南岸攻城，杨大眼占据北岸修筑城堡，以便粮运畅通。钟离城中只有三千人，昌义之督率将士，随机应变地守卫。北魏人用车载土填入城壕，让大伙背着土跟随车后，又派骑兵紧跟在后面，那些来不及返回的人，就被土埋进去了，不一会儿城壕就被填满。北魏人用冲车撞城墙，所撞之处城墙上的土就掉下来一大片，昌义之用泥巴涂补，因此冲车虽然能撞入但不能撞毁城墙。北魏军队昼夜苦攻，轮班相替，从云梯上掉下来再上去，没有人后退。每天交战数十次，前后杀伤的人以万计数，北魏死去的人的尸体堆的与城墙一般高。

二月，宣武帝诏令元英返回，元英上表说：“臣矢志歼灭寇敌，然而月初以来，天气淫雨不止，如果三月里天气放晴的话，钟离城就一定可以攻克，希望圣上恩赐，再稍微宽限些时日。”宣武帝又诏令元英：“那里的地气蒸湿，

取，乃将军之深计，兵久力殆，亦朝廷之所忧也。”英犹表称必克，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绍诣英议攻取形势。绍见钟离城坚，劝英引还，英不从。

上命豫州刺史韦叡将兵救钟离，受曹景宗节度。叡自合肥取直道，由阴陵大泽行，值涧谷，辄飞桥以济师。人畏魏兵盛，多劝叡缓行，叡曰：“钟离今凿穴而处，负户而汲，车驰卒奔，犹恐其后，而况缓乎！魏人已堕吾腹中，卿曹勿忧也。”旬日至邵阳。上豫敕曹景宗曰：“韦叡，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！”景宗见叡，礼甚谨。上闻之，曰：“二将和，师必济矣。”

景宗与叡进顿邵阳洲，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，树鹿角，截洲为城，去魏城百馀步。南梁太守冯道根，能走马步地，计

不宜于久住长留。钟离城虽然势在必取，但这只是将军的深入考虑，而用兵时间长久，力量耗尽，这也是朝廷所担忧的。”元英再次上表，言称钟离城必定能攻克，宣武帝就派遣步兵校尉范绍到达元英那里商议攻取的形势。范绍见钟离城非常坚固，就劝说元英撤兵返回，但是元英不听从。

梁武帝命令豫州刺史韦睿率兵援救钟离，接受曹景宗的指挥。韦睿从合肥取直道，经由阴陵大泽而行，遇上了涧谷，就架起飞桥让部队过去。人们害怕北魏兵势强盛，很多人都劝说韦睿缓行，韦睿却说：“钟离城眼下正挖穴而住，负户而汲，情况危急，就是战车飞驰，士卒奔跑，还恐怕来不及，何况缓行呢！北魏人已经落入我的腹中了，各位不必担忧。”十日之间到达邵阳，武帝预先告戒曹景宗说：“韦睿是你们州里的望族出身，应该好好地敬重他。”曹景宗见了韦睿，礼节甚为恭谨，武帝得知后说：“两个将领和好，军队一定能取胜。”

曹景宗与韦睿进驻邵阳洲，韦睿连夜在曹景宗营地前二十里之处挖掘长沟，把鹿角竖立其中，截邵阳洲筑城，离北魏军队的城堡仅百余步远近。

马足以赋功，比晓而营立。魏中山王英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！”景宗等器甲精新，军容其盛，魏人望之夺气。景宗虑城中危惧，募军士言文达等潜行水底，赍敕入城，城中始知有外援，勇气百倍。

杨大眼勇寇军中，将万馀骑来战，所向皆靡。骹结车为陈，大眼聚骑围之，骹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，洞甲穿中，杀伤甚众。矢贯大眼右臂，大眼退走。明旦，英自帅众来战，骹乘素木舆，执白角如意以麾军。一日数合，英乃退。魏师复夜来攻城，飞矢雨集。骹子黯请下城以避箭，骹不许；军中惊，骹于城上厉声呵之，乃定。牧人过淮北伐刍藁者，皆为杨大眼所略，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馀人，于大眼城南数里筑垒，大眼来攻，景宗击却之。垒成，

南梁太守冯道根能走马量地，计算马的步数而分配每人的工作量，到天亮城垒就建成了。北魏中山王元英大吃一惊，用杖击打着地面说道：“这是哪位神灵的保佑啊！”曹景宗等人的武器盔甲精新，军容特别强盛，北魏军队看见就气馁了。曹景宗忧虑城中危惧，招募军士言文达等人潜水而行，把圣旨送入城中，城中方才知道外面援军到了，因此勇气百倍。

杨大眼勇冠军中，率领一万多骑兵来交战，所向披靡，不可抵挡。韦睿把战车连接起来组成阵势，杨大眼聚集骑兵围攻，韦睿用强弩两千张一起发射，穿透铠甲射中人，杀伤了大批北魏人马。箭射穿了杨大眼的右臂，杨大眼退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元英亲自率部来交战，韦睿乘坐没有加漆的木车，手执白角如意来指挥军队，一日之内交战了几次，元英才被迫撤退。北魏军队在夜里又来攻城，箭雨密集而至，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下城墙去避箭，韦睿不准许。军中一片震惊，韦睿站在城墙上厉声呵叱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放牧人到淮水北岸去割蒿草，全被杨大眼掠抢走了。曹景宗招募勇敢之士一千余人，在杨大眼的城堡南边数里之处筑

使别将赵草守之，有抄掠者，皆为草所获，是后始得纵争牧。

上命景宗等豫装高舰，使与魏桥等，为火攻之计，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，叡攻其南，景宗其北。三月，淮水暴涨六七尺，叡使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、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乘斗舰竞发，击魏洲上军尽殄。别以小船载草，灌之以膏，从而焚其桥，风怒火盛，烟尘晦冥，敢死之士，拔栅斫桥，水又漂疾，倏忽之间，桥栅俱尽。道根等皆身自搏战，军人奋勇，呼声动天地，无不一当百，魏军大溃。英见桥绝，脱身弃城走，大眼亦烧营去，诸垒相次土崩，悉弃其器甲争投水，死者十馀万，斩首亦如之。叡遣报昌义之，义之悲喜，不暇答语，但叫曰：“更生，更生！”诸军逐北至涉

捷堡至，杨大眼来攻打，曹景宗打退了他。堡垒修成后，曹景宗派别将赵草守着，北魏人出天抄掠的，全都被赵草抓获，从此之后便可以放牧打草了。

武帝命令曹景宗等人事先装修高大船舰，使其与北魏的桥一样高，实行火攻之计，令曹景宗和韦睿各攻一座桥，韦睿攻南桥，曹景宗攻北桥。三月，淮水暴涨六七尺，韦睿指派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、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人乘战舰一时竞发，差不多把北魏在邵阳洲上的军队全部歼灭。又用小船载草，草上灌上膏油，纵船放火而烧其浮桥，风劲火盛，烟尘遮天蔽日，敢死之士奋勇出击，拔栅砍桥，水流又特别湍急，倏忽之间，桥和栅栏就全不见了。冯道根等人都亲自搏战，战士们人人奋勇争先，呼喊声震天动地，个个一以当百，锐不可挡，北魏军队崩溃。元英见桥断了，就脱身弃城而逃跑，杨大眼也放火烧了营盘而去。北魏军队的营垒相次土崩瓦解，兵士们都扔下器甲，争相投水而逃，结果死去的有十多万，被斩首的也有这么多。韦睿派人报告昌义之，昌义之悲喜交加，激动的连话都说不上来，只是叫道：“得以再生，得以再生！”各路军队追击魏军到涉水边